

## 学知识很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

刚晓

假期已经结束了，大家假期过得好吧？有没有到亲戚、师友处去走走？去了~~好啊，师友招待你们，你们是不是把人家拿出来招待你们的一盘腰果全吃了？把整盘糖果、瓜子都嗑光了？一个个都是小吃货噢~~以后往来要注意这些细节。我可惨了，一个人守在这里，中间还有两天，准备下来吃饭了才知道厨师也回去了，嘿……

今天呢，是新学年开学。咱们呢，有新同学，有老同学，新同学呢，还没有到入学考试的时间，赶上开学典礼，就先来感受下佛学院的氛围。

### 不忘历史

有些事呢，咱得反反复复地说，就是历史，“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”，这是列宁说的，当然，我们可以作不同的解释，比如说理解成“忘记是背叛的开始”可能更好。咱们说历史，就是为了缅怀先辈大德，努力把他们所开创的事业灯灯相续，传承下去。

1946年的时候，当时太虚法师让演培法师、妙钦法师二位过来办了武林佛学院，演培法师讲《俱舍论》，妙钦法师讲《国文》，还有仁俊法师和若瓢法师二位。仁俊法师是教务主任，若瓢法师教书画。妙钦法师只讲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溜单回福建了，太虚法师就又派了会觉法师过来作院长。巨赞法师9月28日到武林佛学院来讲座了一次，讲的是《论自得》，后来登在《海潮音》第28卷第一期上。咱们的《杭州佛学院》介绍册上说巨赞法师是创办院长，那是错的。其实有好几个地方都这么介绍，说他创办了武林佛学院。不对的！1948年巨赞法师回到杭州，现在知道了，他其实是地下党，为了解放杭州所以回来做先遣工作的。当时灵隐寺方丈是却非长老，巨赞法师是却非长老的弟子，是1931年在灵隐寺剃度出家的。巨赞法师是个很有才的人，所以却非长老让巨赞法师当院长了，巨赞法师仅当了几个月院长，只干了一件事儿，就是把武林佛学院给解散了。当然，主要原因据我分析有两个，一个是战乱，48年到49年，内战形势吃紧，这几年我看到了好几篇回忆5月3号解放杭州的文章，《浙江老年报》上公开发表过2篇，网络上能找到不少篇呢，说48年的时候，已经地下党活动很频繁了，不过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。巨赞法师呢，他完成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后不在杭州呆，就离开了。另外一个原因是1948年却非长老去世，办学经费就有点儿紧张了。（后注：根据又见到的资料，巨赞法师其实是创办人之一。以后当再修正）

当时武林佛学院出的学生，比较知名的有自立法师、幻生法师等，幻生法师给我还打过交道，当时我给他寄杂志，他回给我《沧海文集》，硬黑皮儿、精装、三册，这是幻生法师自己的著作。现在我知道还在世的武林佛学院学生，还有妙峰法师（生于1928年，现在美国）、唯慈法师（生于1925年，现在菲律宾）、性海法师（生于1927年，现在台湾，是金门佛教会理事长，台北慧济寺主持）等，咱们径山寺边上村庄里还有一位周正文先生，也曾在武林佛学院读过书，现在生活实在困难，毕竟出过家，有这点儿佛缘，现在灵隐寺就每月补助他五百块生活费。去年冬天在径山寺开会，原计划是上午的会，结果统战部领导、光泉法师他们耽误了，下午才开会，趁上午这个空儿，我就去看周正文先生，但我看的时候，他说不清话了，我啥也没有问出来。

杭州佛学院是1998年正式招生开课的，当然了，当时杭州市民族宗教局给批的名字是叫杭州佛教僧伽进修班，2000年的时候，已经有一定规模了，民宗委同意改名杭州佛学院，但在正式批文没拿到的时候，加了个括号“筹”，到2006年国家宗教局才正式批准成杭州佛学院。尤其是2009年我们主校区到了法云校区以后，直到现在咱们有了艺术院、外语院等，还设立了女众部。我们现在已经打报告给国宗局了，要把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式批一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授学位了。年前的时候我去北京沟通了一下，基本上国宗局他们已经口头答应了，国宗局副局长说随后让四司他们过来考察一下。但我们刚回来不久，令计划被逮了，国宗局主管教育的副局长牵扯到了，现在我们没法联系上他了，所以事儿就耽误了下来，批文还没有拿到。中国嘛，是一个人情社会，换个领导，很有可能得重新再走一遍流程，但总是有希望的。

### 在佛学院学什么

各位同学，年纪还都不大，小的二十啷当岁儿，大的三十多一点儿，这跟社会上是一样的，社会上进入大学到研究生毕业，也是这么个年龄段儿。按说这个年龄的人，对于在学校该干啥，不用说的，但因为咱们特殊，所以我稍微说几句儿。

首先当然是学习知识。对于佛教来说，就是其教义和教理，教义是啥？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样说，像四谛、八正道、缘起等就是啊～～而教理是啥？——释迦牟尼这样说了，说了这些东西，他为啥要这样说呢？也就是说，教理是解释为啥要这样说、为啥要说这些，为啥要说八正道？为啥要说十二缘起？十二缘起为啥是无明第一？等等。教义是信徒接受的，它的形式比较散，咱们常说“十二部经”，这都是释迦牟尼随缘而说的，有人问啥他就说啥，人咋问他就咋回答，他不刻意地来说。教理就不是了，它是把教义作为基础，给它组织起来，让它系统化。教理不一定是教义，但教义一定是教理【教义是是啥，教理是为啥，但我们在语言习惯上，为啥是包含是啥的】。

这些东西是咱们当然的所学，这是一个佛教徒的本份，这是咱们的份内事，这些要是不知道，就有愧于释迦牟尼佛，对不起咱们穿的这身僧装了。

还有些知识也得学点儿，像社会学、哲学，甚至自然科学等等，这些东西毕竟是咱们弘法的

助缘。“人能弘道、非道弘人”嘛~~虽然这是“子曰”的，但很实在。不知道这些行不行呢？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还真不行。不过，咱们也没把这个当成主课，是要大家了解了解就行了的。学这个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、长我们的见识——说到见识了，我就说一点儿佛学院的布局，当然了，以前佛学院是地方上批就可以了，后来国家宗教局把这个权力收上去了，不让地方批了，必须国家宗教局批准才能办佛学院，为啥要收上去？他们说就是为了解决布局问题。理想是丰满的，但现实是骨感的，这个问题其实国家宗教局并没有解决好。东南一带佛学院好多，西北、东北还是办不起来，我们河南办了一所，死不死活不活的。地理位置很重要的，佛学院办在城市、办在深山里，完全是两回事儿。办在城市里，就决定了你的见识、眼界，你办在深山里，而且还不是名山胜地，四大名山还行，你要是太偏的话，鬼影都见不了几个，就限制了你的见识、眼界，都会成为你弘法的障碍。对于个人修行来说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无处不是道场，但对于弘法利生来说，差别可大了。

同学们都是从小就上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有些还上过大学，都这样一步步过来的，对于学知识都知道。我想说的是啥？是理想的建立、是气度的培养。这反而更重要。

## 我的一点儿所谓经验

我是河南豫西山区人，老家是一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，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交界，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现在这位书记，在位这几年，把我们的国家贫困县帽子搞掉了。本来每年给国家贫困县有扶贫款，帽子没了，这笔扶贫款就不给了。国家贫困县国务院各部委有任务要对应支援，我们县是交通部支援的，交通部就是修路嘛，给我们县的路修的很好的。这几年也不修了。县里不少人议论说，我们还要争取把国家贫困县的帽子再拿回来。这确实跟江浙一带人不一样，这边儿在争经济百强县什么的，我们那儿在争国家贫困县。

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人，那是一个啥样儿的时代？物质匮乏、精神单一。好在我没受过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洗礼，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苦难——文革，我也是擦肩而过，对它没啥明显的记忆，八十年代那会儿的思想解放倒是赶上了，可毕竟当时还有点儿不谙世事、不大开窍……说起来好像很平淡似的，但仔细回想一下，确实是很惊险的。

我家里，我大哥和我，是我们兄弟中学习最好的，我的老爹就一心逼我们出人头地，从小就逼我读书要写读书笔记，要写日记等等，对小孩子来说，这是很痛苦的事儿，不过，这也让我养成了动笔的习惯，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。不过，冥冥之中，出家前的日记没有保留，在我出家前两年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莫名其妙地把日记都给撕烂烧了。出家后的日记，基本上都在，现在在九华山十年里的日记，大多都在，九华山保存了一些，那年我回去，还有师父开玩笑说，“等你死了我们好拿这些来纪念你”，啥时候死还能有准谱？我目前没有这能耐。还有一些在灵山被我三师兄给烧了。在杭州的日记，已经全在电脑里，其中有两年多时间的，因为电脑出了问题而

丢失，所以我把其他的都拷到移动硬盘了。

我上学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位宋宏宽老师，他是教物理的，可是对我呢，却还干了语文老师该干的活儿，他把我的小文章拿出去投稿，使我挣了几个稿费，虽然是小钱，但我很高兴。一直到后来，我写了不少所谓的文章，不过，毕竟阅历不够，这些文章也没有影响，以致于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当时就写过啥。出家不久我还曾敝帚自珍，保存的剪报随身带到九华山，后来又带到杭州，但最终也不见了。我在编辑《甘露》的时候，经常给照片、图画配些小诗，当时金胜华老师还劝我把这些都给保存起来，说以后可以结集，当然啰也没有搞成。从体裁上说，诗歌、散文都有，甚至还有通讯报道。因为这些，我在安徽的时候，还当了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。这我印象中应该是一九九八年的事儿吧。顾炎武说的，“一为文人，便无足观”，还是不说这个了，况且这和佛教关系不大，我就说和佛教看起来相关的吧。

我是在灵山寺出家的，刚出家的时候，对佛教是一无所知。在灵山寺，说实在的，当初呢，一般是拟出家的，要先进厨房做饭，有些根本就没有做过饭，不会做，老和尚说，有啥不会的，你瞎好烧熟就行了，又不是让你做（zou）桌。所以那时候伙食可以说是相当的难吃，但老和尚就那么着吃，不提一点儿意见，你别人咋好意思提？对于老和尚的不提意见，我现在也有心得了，比如带研究生，给你书目后，有啥可管的？我们天天在一起，你看着我做啥，你跟着学就是了。还有像写文章，用教吗？看多了依葫芦画瓢自然也就学会了，教你反而写不成了，确实这样的。

开始不会做饭，但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也就慢慢做得像样了。因为当时老和尚在世，他能够压得住阵，让要出家的去做饭这样行，老和尚去世后就不这样了。我记得某一位法师刚出家老和尚让他挑粪种菜，他说要是干这个，我不用出家，出家了我是学佛的，他就离开老和尚了。现在灵山刚剃度的也就不再进厨房做饭了。

总体上来说，咱们知道，出家人相对读书是比较少的，近几年北京龙泉寺有研究生，甚至教授在那儿出家，报纸上都会大肆报道，为啥？因为这样的事儿实在太少，所以值得报道。我当时出家，在那个年代，相对来说，还算是书读得比较多的，老和尚就给了我《佛学研究》之类的学术期刊，让我看看。应该说，这是老和尚教人不得法的表现，刚出家的小沙弥，读这些书确实是不该的。因为所谓学术，更甚的一些历史学家、文学家等等，他们本质上是啥？意淫而已，中国的所谓历史学家为了道统选择史实，甚至有修改史实的，文学家在现实中得不到的让书中人物得到……

一九九二年我到九华山，先是读中国佛学院寺院执事进修班，这个班是半年时间结业，尔后印普法师的师父海凡老法师让我留在九华山。说实在的，直到现在，仔细回忆一下，好像对我影响至深的，全不是那时在学校所学的，而且这会儿我感觉到，那时所学的佛理，可以说全是颠倒的。当然了，我不是在否定当时所学的知识系统，因为若不是当时的所学，我有啥可颠倒的呢～～这也是当时所学的内容的影响。

我当时学得很用心，也正因为用心，所以学得还算扎实，比如考佛教史，考试后教佛教史的

法师说：“虽然卷子是我出的，但真要叫我考试的话，我也考不了这么好。”那时候的考试，好像没有现在考试这样要先划出范围，先把真题出出来等。当然了，这是学世间学校让学生测评法师、老师而出现的副作用吧，怕让学生答不出的话，到时候学生给打的分数低。比如像今年测评的分数，办公室送给我的时候，我觉得打得很不像话。以后我们再琢磨一下看咋改进。那时候我学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我是真的把日常法师的录音带子，按照原话，一句句给翻记成文字，呃、啊之类的口头语我也原样记……正因为我当时学得认真，用心想了，所以后来我才对佛教义理有了困惑，我才知道要对我们传统的佛教动手术。

我这多年所做的事儿，就是让自己把以前所学的所谓传统佛教，努力地给校正过来，我一直致力于这个。当然了，阻力很大。于是，我现在通常不跟外界作正儿巴经的直接正面交往。说实在的，我的性格也确实不合适，以前开研讨会的时候，我是真的研讨、争议，结果能让对方下不了台——在成都龙泉驿开研讨会时让主办方生气了，方丈和尚说：我开研讨会，提供这个平台，不是让你来糟蹋我们的。我是认真的研讨噢，咋成糟蹋他们了？这样的大和尚可咋整啊？他临时决定要把参会者的每人一千块论文发表费取消掉。结果，组织会议的黄先生就着急了，拉着我去给大和尚道歉。道歉就道歉吧～～没事儿的，我的脸皮儿厚得很。在杭州开会我使得学者去找领导告状，领导给佛教协会打电话，还真告诉了我……佛教把人等称为有情，这个“情”字儿，通常说成情识、情感，也可以解释成情绪啊，我让人家难堪了、让人家丢了面子，还不允许人家有情绪、发脾气？必须允许！

现在我年纪大了，已经是宁打笔墨官司，不给人当面难堪了。而且，打笔墨官司我也得看人，我一般是在不起眼的地方提一下而不专门写文章给人打笔墨官司。比如说我在讲因明某部论的过程中，提一下子哪一位法师、哪一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观点，是不符合佛教义理的。我现在几乎不专门写一篇论文来跟哪位先生商榷、争议。

对于传统的说法，也就是现在佛教的通说，这些通常的说法、甚至可以说是常识，当然了，这些常识也只是圈子里头的常识。比如说佛教的空，世俗人不了解，但佛教圈儿里头几乎都知道的。

## 转变的因缘

我学的时候学得是比较扎实的，当然了，只是相对来说。我后来又教课，我当时就是讲唯识，因为当时讲的都是些小论，比如说《百法明门论》、《唯识二十颂》、《八识规矩颂》之类的传统唯识典籍，后来又讲《入论》等。这些呢，我讲得确实很活泼，在教课法师中，我还算是很受欢迎的。而且因为当时我还年轻，性格很有棱角——初发心菩萨嘛，大家热情都很高，我见不得不合书上要求的事情，这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。我自己教书是这样，同学们呢，也是刚出家哦，而且当时我跟他们的年龄差不多，同龄人更容易交流。而且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头发也掉光了，看起

来不咋样，丑了，其实正当年的时候，我也是满帅的，我是 99 年、2000 年左右才开始掉头发的，之前我的相片还很是入眼的。说实在的，现在回头想想，其实那时的所谓交流，是很浅薄的。

现在我跟大家基本上不大交流了，主要是因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年龄差太多了，你们说话我根本听不懂，咋交流哇？你们在我的心目中，就是我的孩子似的——当初我资助了七个福利院的孩子，后来干脆就收养了一个，他明年就该大学毕业了。按年龄段你们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你们是孩子，所以，我会包容你们的一切，听不懂就只能包容，你们咋着我都不会计较的，哪怕是错误。也正因为你们犯错，所以才需要我来教。

当初我教的时候，我确实能够让大家明白唯识到底是啥样儿。当然了，是传统里头的唯识，当时我不知道那其实是传统里头的唯识而已，还以为那就是真的唯识。

1997 年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，一个叫李海涛的在苏州西园寺讲课，讲得闹腾腾的，我就留心了。李海涛是一个少年天才，南阳人，15 岁考上郑州大学。河南是一个教育落后的省份，我们的河南大学，是 1902 年创办的，当时叫河南大学堂，北洋时期、民国时候，都是很著名的大学，那时候和北京的清华学校，现在叫清华大学啰；还有上海的南洋公学，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，这三所学校，号称中国的三大国外留学培训基地。但解放后历次折腾，把河南大学给折腾完了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在我们河南还是最好的大学。现在呢，因为地缘关系，郑州大学超过了河南大学。211 啥的，郑州大学进了，河南大学反而没进。李海涛毕业后考上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硕士，后来考上南京大学的博士。博士没有读完发心学佛，就退学了。跟韩老组织慈氏学会，研究慈氏学。我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儿，就决定让他到九华山来讲讲。后来呢，他在西园寺没有讲完，讲不下去了，那就到九华山来讲讲吧。我怕也像西园寺一样糟起来，就让他以讲座形式来讲，在西园寺讲是像上课一样，时间拖得很长，那样大家能反应过来的，以讲座形式来讲，这样可以快些，有些人被敲打得还没有楞过神来，已经讲完了，想闹腾也来不及了，人家已经走了，你给谁抬？这一次讲座他讲了一周左右，我每天去听，确实对我的震动很大，但是，到现在，我根本就想不到到底是具体什么话震动了我。当时我的困惑和他的讲座有共鸣了，于是我就到北京，去找韩老问法，说实在的，我在韩老那儿只有极短的时间，后来我们在成都的时候，宗性法师问我，跟韩老学的人里头我咋不记得有你呢？当然啰，我是直接在韩老家请他给说了几次而已。第一次我还以为他家里没人，已经下楼出来了，迎面吕新国过来，又把我带了上去的，这一次我呆到快中午。后来因为我知道确切地方了，和平楼 309 室嘛，我就一个人去了几次。韩老确实是没有闲话，一上来就开始说佛教。

从此之后，我基本上就与传统分道扬镳了。人家问我为啥会这样，我通常说：这些是教理而不是教义，当然是可以折腾的，有啥关系呢？传统是那样给系统化的，现在我觉得这样系统化更能让现代人接受，或者说可以更好地弘法。

传统佛教，通常来说，在隋唐时代成熟了，标志就是八宗的建立。但是，咱们应该知道，成熟就会导致固化，这是凡夫头脑里的一个固有 bug，取不掉的，要是把这个 bug 给消灭了，你

就是圣者了。突破成熟的固化，靠的是啥？坏蛋！当然了，这个“坏蛋”应该加上引号才行。

世间其实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日本，他的社会自八十年代以来，可以说是停滞不前，为啥？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太成熟了。阿里巴巴，它当时要在上海安家，为啥没有成功？因为上海经济秩序太规范了嘛～～在杭州你可以出奇百怪、张牙舞爪，上海是不允许的，今天税务来查、明天工商来查、后天又是啥的，还不把你给折腾死啊？香港不也是嘛～～香港当初是咋发起来的？不就是因为四九年后大陆老搞运动，人们没法了，于是就逃港，而逃的是些啥人？几乎都是胆大妄为的坏蛋、亡命徒吧～～正是他们让香港发起来的。为啥回归中国后经济停滞不前了？那些胆大妄为的坏蛋完成了0到1突破之后，后来的精英在1之后一步步地走，使得香港成熟了，一成熟固化了，所以就停滞不前了。恰好回归大陆，这是时间点上的巧合而已，所以人们把罪责归于回归大陆，事实上是不恰当的。

对于佛教来说，其实这样的坏蛋已经出了不少了～～盛唐以后，宋元明清的祖师大德，点一下子，总有数十位这样的坏蛋。最有名的百丈怀海，当时就被称为破戒和尚，是要被开除僧团的。距离咱们最近的，比如说太虚大师，在世的时候，也不是个好人啊～～一生都在瞎折腾。他在咱们杭州净慈寺当过方丈，不是当不下去让人家赶跑的吗～～现在说他们是大师，在世的时候谁不烦他们？好的就说他们是激进，不好的就干脆说他们是胡来。激进和胡来根本是一回事儿！正因为有了这些所谓的“坏蛋”，佛教才是现在的样子，要不是他们，可能早就混于民俗中间分不出来啥是佛教了～～佛教真就整天躺在古书里头睡觉了，这些“坏蛋”是真的菩萨！他们让我们人世间还能见着有活动儿的佛教。

## 我的一点儿想法

我出家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当然，二十多年也没啥好亮的，像老和尚们那么壮嘴地开口“我僧腊八十载、我有六十年的戒腊”，这才值得炫耀。就像老人们给写张字儿，他就给注上“时年九十有六”，这九十六是值得注的，你要是注上“时年三十有四”的话，人家不说你神经病吗？确实有这么一点儿。

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才真的知道了：当年我确实只是学了一堆的知识！这话多年前就有前辈提醒过，但我真的不懂，我希望大家记取我的教训。不过，我知道，大家其实也不懂，“事不经历不为知”，但你不懂我也得说，省得多年后你们说我的坏话，因而造下恶业。当然了，我不是后悔，正因为我扎扎实实地学了那些知识，所以我才知道要超越的到底是啥。咱们也听说过，“不是为了学知识而学知识”，可听过之后你还是你，还是在学知识，能不能超越这道坎，确实要看因缘，一辈子越不过这道坎的，大有人在。不过，你也别想走捷径，“捷径尽头是绝境”，老老实实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。

现在，我不管大家咋学，你即使是横着学也没有关系，为啥，因为你们现在还处在为学而学

的阶段，即使这四年里你没有把它学扎实，其实也不要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内心里有所感动，也就是激发起你的弘扬正法舍我其谁的气度。不然的话，不管你学多少知识，还是会渐渐地忘记的。

知识呢，现在大家的动力可能不足，这我根本不往心里去。按我的经验，学习这个事儿呢，啥时候都不晚、永远不会晚，到将来需要用的时候再补也来得及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也”，有啥呢？我自己现在所有能拿出手的，其实都是出来学校之后才补起来的。但要是没有气度，过了这个年龄段，功效就过期了，这时间一去不复返，到时候你就欲哭无泪。

大家的内心深处，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不过是从从来没有被惊动，我现在希望你以我们法师的所讲为助缘，点燃你内心的智慧火花，启迪你本有的智慧种子，唤醒你内心的智慧德相，让他起用，这样大家就能够一步步走上菩提大道。

### 补充一点儿生活细节

最后我补充一点儿生活细节的事儿，各位都年轻，凭初发心的热忱，是成不了啥事儿的，要不然会碰得头破血流的。大家千万不要急于求成。比如说晚上不吃饭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佛教确实有过午不食，中国的祖师让晚上药食，这是适合于中国人的体质的，你年轻的你吃不吃饭，你想干啥？我在九华山的时候我前后还打过三次饿七，我一打饿七，甘露寺的那位老比丘尼大幸师太就拿着拐棍打我的门，“你想饿死啊~~”我就把她当成我修行的最大干扰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慢慢地理解老人了。

还有一个早晚功课的事儿，大家一定得拿得起来，“学会香云盖，才能吃素菜”，现在的小师父一出家，不久就要考佛学院，在小庙呆的时间有些短，就导致了早晚功课也没有拿得起来，在佛学院我们教了，但这是大班教，不像小庙里师父一板一眼一对一教，小庙里师父才带几个小沙弥，通常没几个，他能一个个都照顾得过来。佛学院的大班教，常法法师上边儿教，下边儿三、四十个人学，他没法一个个手把手的。上殿的时候又轮不到你上去敲打，你要是再不主动，四年下来，已经要毕业了，你也没有打过一次，毕业后到其他地方去，人家就觉得你连基本的日常规范都应付不来，那咋行呢？所以尤其是实习的时候，说啥尝试寺庙管理，倒真不如先到小庙里，亲自练练法器之类的，这是出家人最最基本的事儿！管理是能够边干边学的，那是长见识的！而法器要是一上去不会打，在大庙里，干脆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锥心的教训：不要说佛教的坏话。昨天我在博客上写了一段话，很快就删了：这次两会中国佛教协会某副会长接受采访时说，“僧团信仰缺失，信众凭啥信你”，我就觉得不合适。年轻人说这话还可以原谅、可以理解，当年我就这样，但我现在知道错了，“想要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”，这是祖师们的实践经验，要是在僧团内部、在私下里，有错当然是可以说的，严厉地指出来，促使他改，明代湛然圆澄禅师有一部《慨古录》，收在藏经里头，那就是他在寺庙里骂弟子们的话，就像戒律一样，是不让外人看的，可因为入藏了，所以就引起了一些麻烦。把

僧人的过失公开里说，是极其糟糕的事。世间人都知道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为啥我们要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露出来供人品评、议论呢？外面有些人恶意宣扬也就罢了——当然了，有些也不是恶意，只是糊涂而已——何至于连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也来说呢？若公开场合说坏话，说你自己的反思就行了，别涉及其他。一定要是说好话，要说大家的好、普遍的好。外边人都说你坏、连你自己也说你坏，那你就真的完了。

社会上也有这样的教训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，都说知识分子不如体力劳动者，连知识分子自己也说自己不如体力劳动者，像著名的鲁迅先生，他的《一件小事》可以说起了极坏的影响，在那里头他就说他的境界不如人家人力车夫，“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‘小’来。”这是被选入中学生课本里的文章，影响极大。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，他们普遍存在着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，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如体力劳动者，这想法会影响他们教出来的学生的，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也就是这想法，学生再教学生，一代代这么下来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酵、炒作，被社会普遍认同了，到后来知识分子就成了臭老九，人们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反而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~~文革刚结束的时候，曾有人提出要给教师们涨工资，领导人说，“这点钱国家是拿得出的，但是，不能给你们涨，为啥呢？因为大家觉得不该给你涨，给你涨就不合适！大家在思想上转不过这个弯来”。现在佛教也是这样，自己不能老说自己坏，我人微言轻，再加上那时候年轻，说说也就说说了，现在年纪大了，知道错了，你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、是大方丈，说这极不合适。

其他细节之类的，我到时候看见再说吧。接下来要发奖、发聘书，我就说到这儿。

(根据录音整理，有微调)